



浅谈张景岳的《治形论》

张景岳《传忠录·治形论》中，不分六淫七情与内外因所伤，提倡“凡欲治病者，必以形体为主，欲治形者，必以精血为先”，并谓治形以精血为先乃医家一大门路，能知治形，则变化神用在我。如此执简驭繁，究竟真谛何在？谨分节浅谈之。

一、形体与精血的关系

景岳以自己有身为大乐，谓人之所有所赖者惟此身形，无形便无自己。指出：人之言、动、视、听、俊、丑、美、恶、勇、怯、智、愚无一不体现于形体。考《灵枢·决气》：“两神相搏，合而成形，常先身生，是谓精。”这先天之精，是形的基础，形由精成，无精则无形体，故《治形论》说：“精血即形也，形即精血也。”由于“精血同源”，故景岳常泛称阴精为精血。

命门所藏之阴精，一名元阴，又称真阴，是含火之真水。肇造形胚者乃“先身生”生殖之精。出生而后，虽然不同的脏器与组织结构各异，惟形体的发育成长，皆以具有生命活力的基本物质——阴精为最基本元素。此即归藏于肾的水谷之精气，为后天之精。当生殖机能发育成熟时又可化为生殖之精。凡精统属于“真阴”。景岳以形质好坏为真阴外在之表象；能强壮形体、生成元气是真阴之用（《真阴论》）。血液的生成和再生，来源于先后天之精，所以，精血的盈亏是象征形体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二、治形方法的应用范围

从疾病为标、形体为本的意义上说，治形，乃治病从本之图。然形体之病不可胜数，而又各异其因，治法不一。景岳只从“精血”为治，他说：“欲祛外邪，非从精血不能利而达；欲固中气，非从精血不能蓄而强，水中有真气，火中有真液，不从精血何以使之升降……”可见其从精治病的范围之广。然就景岳“阴病惟皆不足”之学术思想，并结合临床实践以析之，则知治形方法的应用主要有二，即：阴精虚损病于形；形体受病伤于精。

我于1974年，诊一男孩，年8岁，患骨、关节结核已历三载，膝及髋关节肿大，肌肉萎缩，两腿呈圆

榧样畸形，触痛，不能坐立。断为骨痿。以生、熟地黄，鹿角胶为主，充填精血，治疗二百余日，终于康复。乃痼病伤形之治。先师叶公，于1942年治一暑温患者，热炽、神昏、口噤、手足痿痹，众医惟事清热、熄风、开窍，未见转机。师谓：“非育阴无以托邪。”用生、熟地黄各60克，辅以当归、黄芩、连翘、竹叶，尽1剂后热退神清。乃治形“以精血为先”之例。

三、补阴治形何药为主

景岳认为作为生命活动物质基础的阴精，永无有余，其病变多为不足。故他研求、筛选直接补充精血的药物。《治形论》云：治形药饵最切要者不过数味，而且须“纯正无损”之品，药性有偏的“惟堪佐使而已”。究属何药，张氏“则难以显言之”。景岳善用熟地黄，其自订新方《补阵》29方中，用熟地者22方，应用范围遍及肾、脾、肝等五脏，有“张熟地”之称号。他为避免物议而不明言之佳品，臆测首推熟地。因熟地黄“味甘微苦，味厚气薄，……大补血虚，滋培肾水，填骨髓，益真阴”（《本草正》），最为切要。治形从补益阴精入手而不专务祛邪，是景岳异人独到之处。至于其他补阴治形药饵，尚待探索。

安徽省天长县中医院 龚士澄

也谈“斗纲”与“月建”

《素问·脉解篇》：“正月太阳寅，寅太阳也。”此句经文前人解释均不够详细透彻，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编著的《黄帝内经素问释译》（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年6月第一版，1981年10月第二版。下简称《释译》）以古代的“月建”之说加以注释，影响颇广，近年出版的《素问今释》、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》等书皆沿袭其说，引以为注。然其中关于北斗七星名称和斗纲指向的解说，窃以为有误。《释译》云：“北斗星由七星组成，第一名魁，第五名衡，第七名杓，魁、衡、杓三星就是所谓斗纲。因正月里黄昏时候杓星指寅位，夜半衡星指向寅位，平旦魁星指向寅位，其余月份仿此。”首先是星名有误，众所周知，北斗七星的名应分别为：第一星天枢、第二星天璇、第三星天玑、第四星天权（此四星组成斗身，古人称之为魁），五星

玉衡、第六星开阳、第七星摇光(此三星组成斗柄,古人称之为杓)。今《释译》将“魁”作为第一星名,把“杓”称作第七星名,其误显然。其次,所谓“斗纲”即斗柄(又称斗杓),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、六、七三星。斗纲指向,即斗柄指向,也就是第五至第七星三星连线的指向,不知《释译》第一、五、七星组成斗纲之说所据为何?退一步来说,即使第一、五、七星组成斗纲,所谓“斗纲指向”也应是三星连线的指向(实际上同斗柄指向),不存在单独一颗星的指向(因为空中的一点可以向任何方向延伸),故又不知《释译》“黄昏时杓星指寅位,夜半魁星指向寅位,平旦魁星指向寅位”之说源出何处?

古人重视北斗,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别方向,确定季节和月份。把北斗第一星天枢、第二星天璇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,就可找到北极星,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。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,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,好象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,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确定季节和月份。故“月建”又称为“斗建”,意为斗柄所指。古人认为十二支可代表斗柄所指的十二个不同方位(如以子为北,午为南,卯为东,酉为西等等),十一月斗柄指北,为建子之月,以后斗柄每月移指一个方位,十二个月周而复始。这种“月建(斗建)”的说法,在古代(尤其是上古)非常普遍。因此可以用它来解释《内经》中的天文时令问题。

·上海中医学院 张如青

胆囊炎胆石症用参芪之我见

《中医杂志》1986年第9期刊载赵聚凯同志《胆囊炎胆道结石患者慎用参芪》一文,读后颇受启发。近年来,我们通过临床观察,发现不少慢性胆囊炎、胆石症,尤其是萎缩性胆囊炎、泥砂状胆结石,在中药治疗时适量加入党参、黄芪,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,关键在于掌握正邪虚实准确得当。

如患者刘××,男,58岁,1988年5月9日来诊。自诉患萎缩性胆囊炎已半年有余,右肋下一直隐痛不舒,曾服中药清热利胆之剂数十剂无明显好转,前日查B超示:胆囊切面内径5.1×1.4厘米,壁欠光滑。现自觉右肋隐痛,神倦乏力,心悸短气,食欲不振。身体消瘦,面色萎黄,舌淡红、苔薄白,脉细。治疗益气健脾,行气利胆,处方:潞党参12克,黄芪20克,白术12克,茯苓15克,当归20克,枣仁12克,白芍12克,广木香10克,厚朴12克,元胡15克,砂仁6克,金钱草15克,海金沙15克,炙甘草

10克。服药三剂后诸症即明显好转,又连服十五剂后诸症悉除,再改用香砂六君子汤调理半月,6月15日复查B超,胆囊切面内径5.2×3.0厘米,壁光滑。随访两年无复发。

慢性胆囊炎、胆石症临床上常常表现为虚实夹杂证候。因此,治疗上在清热利湿、疏通气血的同时,应兼顾脾胃,调扶正气。党参、黄芪补脾益气,可使祛邪而无伤正之忧。赵氏认为,参、芪对胆囊有收缩作用,可诱发疼痛,而我们认为,通过对胆囊的收缩作用,有助于胆囊机能的恢复,且可以促使结石的外排;由于参、芪与行气活血、清热利湿药同用,诱发疼痛的可能性较小。我们在临床上常用小柴胡汤、香砂六君子汤为基本方进行加减,个别虚象明显者,选用归脾汤为主治疗,参、芪用量一般不大,临床收效较为满意。当然,在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,或结石较大,郁滞较甚,邪实为主的情况下,则不能妄投参、芪,以免造成湿热逗留,郁滞加重,引起黄疸、疼痛加剧等不良后果。

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徐丹生

水利部丹江口管理局医院 徐丹春

阳明病篇栀子豉汤证辨正

栀子豉汤证,于太阳病篇作了重点论述,在阳明病篇又重出。但如何看待重出于阳明病篇的此方此证,却存在一定问题,有必要辨而正之。

221条云:“阳明病,脉浮而紧,咽燥口苦,腹满而喘,发热汗出,不恶寒,反恶热,身重。若发汗则燥,心懊懊反谵语。若加温针,必怵惕,烦躁不得眠。若下之,则胃中空虚,客气动膈,心中懊懊,舌上胎者,栀子豉汤主之。”此本不难理解,自“阳明病”至“身重”,属阳明热证,是表热向里热转化过程中尚未定型的一组证候,特点是里而兼表、热而未实,而热又属无形之热。仲景对这种不典型的阳明热证,尚未指出主治之方,这恐怕与仲景固于先解表后攻里的原则不无关系。对这种既有表又有里且不定型的热证,有些束手无策。但汗、下、温针诸法均试用过,并带来一系列变证。自“身重”以下就是谈汗下温针后的各种变证。而“下之”本身就有三种变证:栀子豉汤证、白虎加人参汤证(222条)、猪苓汤证(223条)。然而多数注家(包括五版教材《伤寒论讲义》)均把此条栀子豉汤证视为阳明病正治之方,并归属于“阳明热证”中的第一方证。对此颇难苟同,辨析如下。

原文紧承“下之”后称“胃中空虚,客气动膈”,“胃中”,言病涉阳明;“空虚”,言热之无形。无形之热,